目　录

回忆长征的艰苦岁月……王东放口述
陈连中　刘明泰整理（1）
廖质生同志在越西的活动…陈之茂整理（25）
保护王占清的前后……曲哈木口述
岭光电整理（31）
回忆国民党第四十七军的整编与覆灭
经过……周公辅（38）
普雄地区叛乱的见闻……钱巨川（54）
民国时期越西交通和旅店概况…杨尚忠（59）
越西彝汉人民的大灾难
—国民党二十四军第一次“剿普雄”纪实—
……龙泽生（66）
忆越西名胜天皇庙……陈光耀（117）
国立越西实验小学十年概况……李东明（127）
越西名胜古迹——金马山……干子家（139）
越西麻疯病人的今昔……陈开炯（148）
民国时期越西大事纪…文史资料室整理（152）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回忆长征的艰苦岁月

王东放　口述　陈连中　刘明泰　整理

举世闻名的红军长征，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。这部不朽的壮丽史诗，是我党我军的光荣和骄傲，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光荣和骄傲，是祖国的宝贵精神财富。我有幸作为一个光荣的红军战士，有责任将红军长征的革命英雄事迹献给家乡的人民。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长征中，继承和发扬红军英勇奋斗精神，创造出更加光辉的新诗篇。

（一）我要当红军

我生在一个穷苦的农民家里，父亲过早的离开人间，他没有给我们留下一分田地，只给我们母子三人留下一笔高利债。母亲帮人也维持不了我们母子生活。弟弟三岁时病故了，母亲带着我改嫁到大屯李成贵家。去了四年这个继父又病故了，母亲又改嫁到城里岳炳乾家。由于父亲死时给留下一笔高利债，我从小就到

地主家做工顶债，受尽了打、骂、饥饿、寒冷等各种折磨。为什么穷人家娃儿生来就受苦，富人家娃儿生来就享福，迷信说是前世造化，我还信以为真。在我十七岁那年，即一九三四年农历三月，越西暴发了农民起义，他们提出的“打富济贫”口号还没有实现，就被残酷的镇压下去了。后听人说这叫“官逼民反”。我才意识到这个“反”反的好，盼望再有人领导造反，我一定参加。一九三五年五月红军巧渡金沙江，消息传到越西，有人说红军好，有人说红军不好，国民党反动派造谣说得就更吓人，说红军来了要“共产、共妻”，“男人捉到要杀掉，女人弄去当洗衣队，娃儿捉来砍成几块喂马”等等。可是红军来了，一切真相大白，一下子穷人扬眉吐气，富人背时倒地。红军打开监狱救出被关押的劳苦群众，没收地主豪绅浮财分给贫苦群众，镇压官僚恶霸，为劳苦群众申冤报仇。红军处处为人民，感动了劳苦群众，认识到只有“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的道路”，许多青壮年纷纷要求当红军。

经过两天的亲闻目睹，我决心要去当红

军，又怕父母不同意。第三天早上，看见红军集合出城去了，我就背着家里跟在红军队伍后面走，走到青龙咀，有两个红军就问我："小鬼，你跟着我们后面干啥？"我说："我要当红军"。他们报告了领导，一位领导就走到我跟前，先把我看了又看，见我又瘦又矮，便对我说："小鬼，你太小了，走不动，等以后长大了再来吧！"我再三要求，他还是不收我，拿了十几个铜元塞在我手里，便跑去追部队去了。我眼睛里立即滚出热泪，失望的坐在路边。正在愁眉不展，忽见又有一队红军从城里开了过来，我拭干眼泪，等队伍走到跟前，忙喊道："嗨，我要跟你们当红军"。从队伍里走出一个人问我："你多大啦？"我就撒谎多说了四岁，说："二十二岁"，实际我才十八岁。他又问："你二十二岁怎样才长这么点高？"我说："从小帮人受苦，压得长不高"。他接着问："你家里有几口人？多少田地？有没房子？读过书没有？父亲在干啥？"我回答："家有五口人，父母、两个妹妹和我，田地是租种地主的，一间破房也是租来

的。从小帮人没念过书，父亲是泥瓦匠，帮人做砖瓦。”他笑了笑又问：“你一天能走多少路？”我说：“背一百斤东西还能走一百里。”他高兴地笑着说：“好吧！欢迎你跟我们当红军。”我高兴得又流出两行热泪，心里像一块石头落了地。后来我才晓得他是我们连里指导员。

（二）从安顺场到泸定

我们红十二团经海棠到达安顺场，红一团已取得强渡大渡河的胜利。当时仅缴获三支小船，水流太急，架桥又不可能，在前有川军堵截，后又有中央军尾追形势下，仅靠这三支小船渡过几万红军，就面临着巨大的危险，军委当机立断，兵分两路，飞夺泸定桥。

从安顺场到泸定桥有三百二十华里，上级命令我们团必须在一天一夜之内增援红四团抢占泸定桥。接到命令，要每人准备两支火把，来不及动员，立即出发。

部队沿着大渡河的西岸疾进，走的是蜿蜒曲折，忽起忽伏的羊肠小道，左边是峭崖陡壁矗入云端的高山，右边是数丈深渊波涛汹涌的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大渡河，往下看令人心惊目眩，稍不小心，就会掉下深渊峡谷。

各级领导边行军边动员，提出口号："坚决执行军委命令，保证一昼夜走完三百二，抢占泸定桥！""向强渡大渡河红一团学习，发扬光荣传统，不怕牺牲，坚决完成任务！"在各级领导的鼓动下，同志们口号声此起彼伏，部队象长了翅膀，一路小跑，忘记了饥饿和疲劳，只有一个心思："疾速前进，保证完成任务"。

部队一天没有吃饭，肚子饿得难以支持，天也逐渐黑了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，天又偏偏和我们作对，下起雨来了，虽然天黑路滑，我们还是一个劲地向前迈进。约十时过后，为了加快行军速度，部队首长不得不命令每班点上一支火把。正当我们加快步伐，一阵狂风暴雨袭来，雨大得象瓢泼似的往我们头上浇，狂风吹得我们用三、四支火把合起来也点不燃。路本来就是羊肠小道很难走，此刻风吹雨打，路滑得简直寸步难行，东偏西倒，三步一摔，五步一跤，个别同志一不留神就跌进大渡河里，

献出了宝贵的青春。我们班里有个战士跌下悬崖，幸运被一棵树子挂住，我们用绑腿接起来，拴着一个石头吊下去，让他摸住，才把他拉上来。

困难一个接着一个，饥饿和疲劳使病号也越来越多，行军速度慢得象小脚女人。为了保证完成任务，加快行军速度，部队领导决定把所有牲口、行李和病号留下，跟在部队后面走。多数伤病号不愿留下，坚决要跟部队一起走，部队首长也只好同意。

经过轻装，雨也逐渐停了，同志们发扬阶级友爱精神，帮助身体差的同志揹枪揹背包，用手搀扶，行军速度加快了。但是，毕竟是太疲乏了，还是有些同志边走边打瞌睡，有的走着走着就站着睡着了，后面的人推他："快走呀，前面已经走远了！"他才猛然惊醒，加快步伐跟上去。后来，不知是谁想出个好办法，叫大家解下绑腿，一条一条地联接起来，前后用手拉着前进，这样既加快了速度又避免了跌到大渡河里。经过一天一夜的奋战，克服种种困难，终于在东方鱼肚发白时，我们到达泸定

桥畔。

抢夺泸定桥主攻是红四团，我们红十二团是予备队。到达泸定桥后，部队就分散隐蔽在山坡林中休息待命。同时部队首长下达命令：一、从各连队中挑选突击队员，要求是身强力壮，胆大机智，灵活勇敢的指战员，随时准备集中；二、集中所有轻、重武器，组成严密的火力网，随时准备进入阵地，对准东岸敌人火力点，掩护主攻部队强攻。三、收集木板，准备铺桥使用。

泸定桥位于泸定城西，横跨在大渡河上。用目远眺，东岸桥楼紧连泸定城，桥身约长百米左右，桥宽约二米多，桥高三、四十米。红军未到之前，敌军已把桥板全部抽掉，剩下光溜溜的十三根碗口粗的铁索，河水像瀑布一般从山谷中倾泻而下，掀起丈多高滚滚巨浪，看了都禁不住倒抽一口冷气。

战前准备就绪，下午我们奉令进入事先布置的阵地。大约四时，总攻开始，首先由十多个司号员一齐吹起了冲锋号，顿时，所有轻重武器齐向东岸敌军开火，号声、枪炮声、喊杀

声震天动地。这时，由红四团组成的二十二名突击队员如箭离弦，冒着敌军射来的枪弹，手扶铁索栏杆，踏着摆荡的铁索，向敌岸冲去。紧跟在突击队后面的是边掩护边铺桥板随突击队冲锋的一梯队。在我军优势火力射击下，压倒了敌军火力，突击队员们越战越勇，稳步前进。在接近敌人的桥头时，突然，敌人将桥楼点燃，这突如其来的熊熊烈火，顿时使突击队员们愣住了。我们大家急了一把汗，不约而同的一齐高呼："同志们，莫怕火，生死关头，冲啊！冲过去就是胜利！"在同志们的呼喊声中，突击队员们一跃而起，冲进火海。接着红四团的指战员象潮水般地涌向桥头，随突击队冲进城去，我们团也紧随主攻团冲过桥去。经过两个个多小时的巷战，终于将守敌打垮，占领了泸定城。战斗过后还真有些后怕，过桥时，桥身荡漾得象秋千一样，一点没感觉着怕，过桥头火还再燃烧，衣服、帽子、眉毛、头发烧着了，脸上烧起泡，也没感觉到痛。

（三）翻越夹金山

我们飞渡天险泸定桥后，部队绕过雅安打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下天全、芦山，在天全休息了三天，筹备粮食和防寒物资，准备翻越横亘在眼前的雪山——夹金山。

天全的居民又苦又穷，又被川军洗劫过一次，筹粮很困难，我们连仅筹到一些四季豆米，煮好就装进干粮袋。从天全出发，走了两三天，到达夹金山脚下，当晚在林子里露营，第二天就要翻雪山了，部队领导向我们作了动员，详细介绍了过雪山可能遇到的困难，要求大家强帮弱、大帮小、走不动的扶着走，要让每一个战友安全地越过夹金山。并宣布三条纪律：一、没有遇到敌人一律不准开枪。二、在雪山顶上不要高声喧哗。三、走不动时也要坚持慢慢走，没有命令不准坐下休息，并要每人必须准备一根木棍，作为帮助爬山的工具。

第二天，天刚蒙蒙亮，部队向雪山进发了。开始时路还算好走，不太陡，部队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往上爬，队伍拉得长长的，活象一条龙蜿蜒地飞上天空。

越往上走，路越窄，山越高越陡，空气也越来越稀薄。我们努力地往上攀登，每走一

步，都要花很大力气。但是，同志们的情绪还是很高，谁也没叫苦、叫累，滑倒了，互相拉的拉，扶的扶，拍去身上雪，继续前进。

快到雪山顶时就更困难了。空气稀薄，呼吸困难，眼发黑，头发晕，心发慌，一步一停，一步一喘，几乎都是咬住牙，用尽全身力气往上爬。经过艰苦努力，终于爬上了山顶。

翻上山顶，我的心情自然是十分高兴，但身体也实在支持不住了，两腿软得没一点力气，心不由己的便想坐下来休息。还没坐下，恍惚觉得有人在骂我："你想死，还不快走！"拉住我踉踉跄跄地往山下跑去。跑出百十步远后，我的头脑慢慢清醒过来，定睛一看，原来是指导员拉着我。这时，他放开我说："一定要坚持，不能停下。"说罢，他又走到前面照顾别的同志去了。

在雪山上，有不少同志，身体实在支持不住了，坐下一休息再也起不来了，长眠在巍巍的雪山上。

下山这面是阴山，积雪更厚，路还是又陡又滑，气候仍是变化无常，困难虽然还是很

多，但是，下山已不象上山那样吃力了，精神也抖擞起来了，滑倒了，站起来又走，后来我们大家就干脆把枪横挎在胸前，坐在雪上，叉开两腿和双手，顺着坡度往下滑，一滑就是几丈，十几丈，走一阵，滑一阵，不知不觉的到了山下。

快到山下，气温骤增，像是从严冬突然进入春天，四周有了草木、野花、暖风娓娓，散发出清心的郁香。这时，休息号响了，我们才坐下来休息，吃着干粮——煮熟的四季豆，喝着山沟流下的雪水，心中美滋滋的，有个同志幽默的大声说道："同志们，我们吃着仙果，喝着仙水，都成活神仙了！"因为过雪山前听群众说："雪山鸟儿都飞不过，只有神仙才过得去"，大家不约而同的大笑起来。

休息过后，我们继续前进，到达达维，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了。过后，在新街界（镇）举行了会师联欢晚会，几堆篝火熊熊燃烧映红了天空，两军战友又是唱歌，又是表演，互相拥抱狂欢，翻越雪山的艰辛疲劳早已忘置脑外，沉醉在欢乐声中。两大主力红军会师汇合成巨

大的革命洪流，我们怎能不激动！怎能不欢喜若狂哩！

（四）达维——芦花——毛儿盖

在达维，部队休息了一天，是我终生难以忘怀的一天。早饭后，班长把我和谭发贵（河东人）叫到连部，连长、指导员对我俩说："部队还要到很远的地方去，前面的困难更多，你两个年龄太小，身体也很弱，所以我们研究决定把你两个留下来……。"我俩一听，犹如霹雷爆炸，一下愣住了，接着又哭又闹，说："不来已经来了，那么多困难我们都走过来了，现在和四方面军会师部队也壮大了，把我们留下，坚决不干。"连长和指导员再三动员，我两个抱定一个决心"坚决跟着部队走，就是死也要死在部队里"。连长和指导员看我两个很坚决，抚着我两个的头慈祥地说："好吧！答应你二人的要求，就随部队走吧。"并对班长说："要好好照顾他俩。"我俩才破涕为笑。

从达维出发，我们走了十几天，经过两河口，翻越梦笔山，达到芦花地区。路上困难虽

然还是很多，但还算比较顺利，只是反动份子胁迫一些藏民不时向我们放冷枪，牺牲了不少同志。

藏民地区本来就贫穷落后，加之反动派的宣传和胁迫多数村寨的群众都跑光了，粮食也藏起来了，就是在一些大寺庙里也找不到一颗粮食，地里的青稞麦快成熟了，我们也没去动一颗，不得不去找野菜吃。

由于部队口粮成了大问题，军团指示我们就地边休整边筹粮。军委规定：筹粮的主要对象是反动的土司，对他们的粮食、牛、羊等财物可以没收；对广大藏民群众的财物，必须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，做到买卖公平。经过我们做各种宣传工作，终于争取回来部份藏民群众，并征得他们同意，我们用银元购买了他们一部分青稞麦。对反动土司的青稞查明情况后，我们就去收割。有一天，我们部队去打一个有武装的反动土司牛场，缴获了数百只牛羊，每个连队分到两三头牦牛和十几只羊，我们把牛羊宰了制成肉干，把牛皮制成草鞋底，羊皮制成皮衣。

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筹粮活动，奉令去打松潘，到达腊子山就停下来了，国民党的飞机天天来进行轰炸，我们阵地和周围一些树林被炸得光秃秃的，成了一片焦土。住有三、四天，奉命撤下来到达毛儿盖。

（五）团结互助过草地

与四方面军会师后，党中央曾在两河口、芦花召开政治局会议，作出了《关于一、四方面军会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》，确定向北发展，建立川陕甘根据地领导全国抗日运动。

我们部队从腊子山撤下来驻在毛儿盖附近，遵照军委指示部队进行整编、整训和筹粮准备过草地。筹粮实在困难，到过草地时，我们每人仅有几斤青稞麦。

出发前，部队首长作了政治动员，说明北上抗日的重大意义，走草地是形势所迫，是坚苦的路，也是光明的路，要大家发扬高度的阶级友爱团结互助精神去战胜草地，并命令每个指战员必须准备一根五至七尺的木棍。这些木棍在我们过草地中显示了它的作用，用它可以拄着走路、探路、铺路过泥塘，免于陷入沼泽，又

可用它作路标，晚上搭棚、烧水、取暖，帮我们克服了不少困难，后来我们还后悔带的太少了。

茫茫草地似大海，一望无际。草丛下面，积水泛滥，水草盘根交错和淤泥结成片片草甸，走在上面软绵绵的，稍有不慎，将草甸踩翻，便陷入沼泽，无法脱身。草地气候又极为恶劣，时而浓雾迷漫，天昏地暗，时而晴空中有几朵白云，射出微弱的阳光。时而电闪雷鸣，雨雪风雹，来去无常，八、九月的气温昼夜在零度到十度左右。在这极端险恶的自然环境里，我们与大自然展开了殊死的搏斗。

过草地我们走在一军团的后面，第一天大约走了二、三十里才进入草地。这一天走路不多，路也比较好走，晚上就在一块稍高的坡坡上露营。但途中遇上一条小河，河面虽然不宽，河底陡，水流湍急。看见前面有的同志被河水冲倒，我未下水就被吓着了，因为我是“旱鸭子”。指导员看到我要哭的样子，就要背我过河，背到河中心，指导员一个趔趄，把我从背上摔了下来，幸亏我拉着了他的衣裳，在前后涉水的同志急忙拦助下，我俩才没被河

水冲走。上岸后，指导员诙谐地说："小鬼，今天没有同志们帮助，你拉着我一起去见闫王了！"逗得同志们都笑了。

当时，我们大多数同志都是青壮年，又多数是经过革命的艰苦磨练，初入草地，虽然受到恶劣气候、环境的不断折磨，体力尚能支持。进入草地第三天，连续的饥寒疲劳，不少同志的体质明显开始下降，病号越来越多。更严重的是行程未及过半，干粮已经不多了，我们不得不去找野菜吃。可是前面兄弟部队把可吃的野菜几乎都吃光了，我们只好去挖草根吃。个别同志误吃了有毒的草根，口吐白沫，在那样条件下，我们都束手无策，眼看着自己的战友倒下去，丧失了宝贵的生命，心里象刀割一样的难受。

进入草地第四天，一日多变的气候比往日稍好一些，但是，草丛下的积水却比前几天深得多。有些地段，水深过膝，前面的同志小心翼翼地用木棍试探着走，后边的要一个跟着一个，否则偏离路线，就会陷入泥潭。就这样还是有个别同志掉进泥潭，有的被抢救出来了，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